

道園學古錄

九





道
國學古錄卷之二十三

歸田集七

雍虞集伯生

序

盧陵劉桂隱存墓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醞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出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出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

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二公之述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塞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遇于集靈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
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
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
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訖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
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
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齊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出乃益窪乎名物度數之
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
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
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
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
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
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
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
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
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
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
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
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
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
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
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々之言而有
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皋漫藁序

某登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

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
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
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
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歎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
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藁并續藁見
示曾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出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
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刻諸學官者
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
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出之書自非知爲孝
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
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
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
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掩卷而不能
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
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
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
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
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
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
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
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
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
欣歎怨滴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父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筭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遠使有志有為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紓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首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覆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間閼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天子於此時寧輶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今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
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
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
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
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醉寄贈之所往來
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
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
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
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
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
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
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麻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
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山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震集
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
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
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三十卷其家旣鋟梓而傳之及內附
國朝公之孫畯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二十卷曰續藁旣
成帙而歿後三十年畯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
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
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
季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纂者亦公旣責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與元寶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四票發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贍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未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其與焉蓋當時縹史有所僂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子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卒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旌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邈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耶緇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精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申申確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于舍有罿澤之樂焉蓋吾相與二數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晝之存而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為可教而謂之曰吾之李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骸還也然後熟之以脉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已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李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李平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李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行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賛可詩序

上大夫卒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卽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一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蒼頭映照有愛深思遠之意焉卧病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藻歎曰非能

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委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益晚乎哉詩中佳句劉蕡告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磽谷居愧藁序

磽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臺蔡樞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磽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携集拜公床下我冠屨衣意度間稚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磽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又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仰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晉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原有詩

盧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
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
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
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盧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
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
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
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
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
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
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
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櫂船
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
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

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當塗寺覃懷薛公起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爲太子贊善終不爲起許州趙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肅齊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

至正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出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以明槩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豪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 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序是以前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摠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
請亦旣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憲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鋟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貞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
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於外事忙而取之不聞不見者豈不亦少乎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出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豪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咎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序是以前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摠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
請亦旣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錄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揚由金中京酒使
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摠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揚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海内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

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脉通貫情意孚浹癢痼疾痛無

不畢達緩輯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具爲之

士者脩學於已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惄惄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翛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

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工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清襍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嘗有孽牙攬搶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機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慝從其欲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盡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揅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緯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古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若乎

周氏族譜序

予嘗讀唐風杕杜而知同姓之可親讀小雅黃鳥而知異姓之不可恃茲族譜之不可無也然天下同姓者其始未必不本於一人之身其后原遠而未益分加以居徙之不常陰替之不一於是析同以爲異含異以爲同者無怪其然也予以是爲譜病者久矣予於周三月達海姻姪之厚一日往郡城訪焉居訪間出其族譜以相示因囑予爲之引觀其六世祖梅愬系出濂溪之族也方竊疑之達海告曰茲特梅愬祖之先遷于建康譜系已失其傳而未正焉耳得無有哭子儀之墓稱閔子之後見笑於人者乎予曰噫子之言是也作譜者本不欲忘其祖今乃逮顯者以誣之將何以訓後人乎伏青武人猶能不祖梁公陳步傭耕猶言將相公侯之無種而况吾儒之沉乎莫若斷自其可知者以爲始則無誣祖之咎矣

君家遷于仁孝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况欲追求於千百載之上乎曷若祖梅磈為始而於其下枝分派別久則又以是為祖譜而家置一小譜以小宗附于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繩々蟄々祚胤至十百指殖產至千頃仕者圭組蟬聯隱者節義相尚別姓之在撫城者未能或之先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之禮義以充養之又讀書以繼續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々瓜瓞之盛嶼眉山蘇譜盧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為引

道園學古錄三十三卷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歸田藁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雍虞集伯生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為之記今年赴求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意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為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為浮穪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子家遷于仁孝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况欲追求於千百載之上乎曷若祖梅磈為始而於其下枝分派別久則又以是為祖譜而家置一小譜以小宗附于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繩々蟄々祚胤至十百指殖產至千頃仕者圭組蟬聯隱者節義相尚別姓之在撫城者未能或之先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之禮義以充養之又讀書以繼續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々瓜瓞之盛嶼眉山蘇譜盧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為引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助之至以已之爲學者爲說哉是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全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已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城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時求嘉之學方興慧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筆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
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

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
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魯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

聖明

於赫盛莫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
下逮於督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
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署僅同閒苟居其職者愧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璿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旣亡君尚竒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據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侯沛故代言之在橐獨

多考績既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不爲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八十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一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淡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無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搏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半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軌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叅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囊中不得見而侯之孫憲以蔭補官歷鴈蕪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勲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托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減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赳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刻梓而傳之相爲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三舍法公自縣卒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宰以幸太子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慶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旣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舍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二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止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俟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還當是時瀘溪

王氏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二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某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 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 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轍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于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吁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某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畧聞其議論之未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德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與 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若病衡亦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

皆要言也 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 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樂也 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 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并二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 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二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 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淵淵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著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震其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輶轂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輶貢理存初 國家出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革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樸之召乙亥累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寶予校範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

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

之盛者元用闢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授

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沐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

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

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

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皆六君子之曲

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

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

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

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充古乃賦詩以識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

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子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出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

驕莠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摹進遺書幾驛丹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
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曾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
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飲
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午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
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
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
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
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
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寫之序以傳于世
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聳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

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紓餘清冷以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脉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壽篆書自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駁駁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便善歌快謌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寥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間居食貧無以爲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快翁之子宗菴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時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庭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永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宋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永易可學也且天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致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日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輶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天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予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雜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内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芄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能萬初舊兩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兩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末之能及也襍著本理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焫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屬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劓刖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政治平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出之說者衆若成無已之不謬於旨要者惑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平而其言亦古與出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躁魚肉菜果梗穉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俙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諭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悞於前失者又湏治癆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堅密大實大滿之疾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胗脉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素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較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晚如故而富完安樂之文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平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 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大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
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
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以深
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
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
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
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
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
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
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
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大

黃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草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惄然有憫世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游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舌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擣拾離合該博叅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學不博不足以盡其執事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半此者豈無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替其盡而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兩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

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父之餘開游詠於賓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呂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屬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兆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季而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季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竟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雷澤字師舜毫人爽朗不順意氣軒偉知事夾谷方字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俛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盡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以爲儀於

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盧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兩石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其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爲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輶公往鞫之於是經歷趙君

師舜曰叨長斯幕沐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擎詣相山期三日之日各陟山巔祝生之辭方宣精神之敷已感雲湧興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覲而還雷隱之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悅禱於俄頃之間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一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椽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洪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啟之如金科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鑑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挽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直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曾不一二入蓋亦難平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以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竒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群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待解之則愈投熱劑

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執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巒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忮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為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以贈益謙六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距泰初

以爲隣陶淵明平物理感平生讌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出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太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此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出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據思殊有飄淩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繙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爲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

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李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十人。旣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今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卷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李者有所考而卒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李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爲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

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爲李也。取論語孟子大李中庸集註章句。二而誦之。字三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於易詩。晝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叅攷。窮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勵家之難應事之襟。而少廢也。懼夫獨李之寢間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已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万無有異者。

是以一鄉之孝者於其鄉先生二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論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孝之精治出之更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二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

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絜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出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夫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孝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孝者無疑也是以有鷺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孝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致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

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湖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坎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禹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湖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湖南者其殆曾史具四時而特萃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季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畧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存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不出戶庭而得交賢雋於方輿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以爲序

朱萬初與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一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沉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累近臣以爲薦者上進果稱旨賜宦可謂榮遇也已於平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保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蓄二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傳於來世宜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平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

歸田彙九

記

王文公祠堂記

雍虞集伯生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俟迺以民事爲已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榜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折得不爲畱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国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諱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變理傳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季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其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基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塲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俟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吳公歿俟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畢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撫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縉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頽風靡之中求如公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卉之師野水秋雲悠々我思澹々荒陂晨暉
暉言采蕨芹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寒露在彼
靈谷季窮于原亦企芋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
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與實命自天哀々民生
何十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三尊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曾国公有六子其顯者二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曾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若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卦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率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道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碑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雍正某記并畫篆

我國家龍飛湖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莘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
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
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
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
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官有歸
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
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學校官治朝夕無敢闕失會歲荐飢
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
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
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
從祀廟廩歲時之奉其與真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
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
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
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
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
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柄續四月命工度
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貳萬緡如民間之
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
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
計李廩之羸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李官解冬御史察
明安達你更建櫛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
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李官六年
御史寢理溥化司廩以爲李校之政旣修風紀之效爲大使
李生姜頃以其事來徵予爲文以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

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
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至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
閔陝道李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之茲土
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
之上行之乎李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
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交通之無窮致
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
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
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于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
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况於千載之
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
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閔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閔睢麟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
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
而程子以爲其脩辯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
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議興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
歛法廣儲畜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
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
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湏識禮可
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
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閔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
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
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來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太德之間猶有
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
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
載之於書者莫辨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
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
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
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
而與其都人土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

國朝

年升爲州

有嘗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太德壬

寅之歲邑十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今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像於位冕
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于
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回道
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
門其端亦以樂善回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
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地壞仍
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
以學校爲已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後秀充大小學
弟子貟而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
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

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綏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衆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庋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庭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白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兄學乎此皆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智相與熏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

更相祖尚輕翻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
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
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
事故爲浮薄之俗壞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以表勵而率先之極二鄭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中心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
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
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
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
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于
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
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
諸碑陰

新渝州重脩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渝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
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渝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
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
時劉待讀散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
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
生蔚乎相望百是而後流風雅替代有足徵者矣其卒校可
知者始宋崇寧一年南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
書謝公謂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壠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
公穎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
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

三十一年甲午縣隸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堯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爲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嶺山之上俯臨澄瀘氣象雄固得古原於荆榛之中甘索可酌作神厨近之取其湫澪灌叢粗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肅晏南僚停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鍔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誠來跋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此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二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出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

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出將家以門廩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關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父結豪橫私鹽僞鈔汙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爲卑官強以諉候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以數隻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戶者

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父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朞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遷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專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黠鬻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櫓楠豫章之美完以朽琪墜既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僥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道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審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爲名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荐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久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寫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天地僻則無謁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無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斁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媿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鬭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耶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二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之休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廩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寧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丸所當爲而力可爲者以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大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率補相承而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爲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官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能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向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弘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

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士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含銜嚙嗟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十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貲雖家代猶懶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生養使得以治其礼義皆實意也予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棄道則易使以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

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父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采以寓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幸有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

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母苟母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素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續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二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邑也昔考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
學時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
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
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
祠則又以原平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
先生之言非止爲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
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達摶
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百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
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
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贅一辭於其間也雖然承之思有以
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
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
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性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

有司承詔今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
學辨德則在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
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
之以爲物而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
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
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
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
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
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
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
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小有間斷欠缺出道論降三綱素而九法斂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間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更下闢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卷之三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叢十

雍虞集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林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繕志定而用約簡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戶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出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寘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第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作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謗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基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稟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洽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靖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俟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甓於遺廩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櫺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艤漆甃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吳或

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祚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毫釐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柰何後出之學者謂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蜀廣漢張子寘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宜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寘公至焉郡人士思宜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憲冬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頤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啟其力焉然書院之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沈布水底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一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廬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貢諸新闢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方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急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盡實克相其功属于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旣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光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闡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出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微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蒞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若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處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晉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喪之日宣公聞喪而過之所數哉遺像巖然衣冠次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致其變化為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未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寓滕州鄒縣在滕西百縣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櫓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甚頽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逾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公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甚東臨水崖有曰坤靈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疏聖疾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而

兗州仙源縣示原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官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二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璣時為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衣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為山長六月至官為菴舍山中鑿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為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程趙郭趣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

個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
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
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
山陶甓於野備就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軒載途飲餉相望
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
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
西故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
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
成置弟子貟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
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
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來龜蒙至于岱宗
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
有時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
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
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勑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
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
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儼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
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
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
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廬器具以給凡用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厓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穢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傳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

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舊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豗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之絕之慮人迹在渺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憚順適則志易嗜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貌究孰攜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尚虛者假近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墮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庵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稽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王廩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即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貞於此謹廟祀舊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榷茶大使黃璧委呑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十丈有二尺又移櫺望闕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廬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鏡記又十年爲至慎辛未僉憲鼎公延世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資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烏裳衣五采絳繡如意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頤公至滴殿棟桷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達公畧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壁材木具作虛臺架其上以通水節以文瓦建以鳴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庸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

善必本於父兄也同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
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
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厚無干於
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
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
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
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
爲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開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
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掌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震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
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寓教于校官薄海內

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
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謹勤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
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
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
備至朱子而茂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蕞尔湖山之間甫
及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
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瀨彭鳳馮椅曹興宗
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
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
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
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
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
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爲大改作禮殿講叢具而已其時廩諸
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
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
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剗墻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
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使錢必至庫民無敢
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
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
歉未克一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捐既具僉且羨得
二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杉之木于旁邑以
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
生講肄之舍下至廊廡凡梁棟采桶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
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享堅密綿構高甚異可以經
久焉外三門撓折甚不稱觀美易以桓桓築治垣墉而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踰之軌範焉成以其年十一月民既爲記其事
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
長沙潭州爲二百潭潭皆不及暮月猶南康幾二載而荒政
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畫而表章之而其言錄
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孰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
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
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
則吾安得不有歎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
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
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平間學之博攻驗平躬行
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其在方冊所謂
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
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
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
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
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
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
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某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
等脩其屋室膳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
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
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間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
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
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
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間之間父兄弟弟
相與履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朱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
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
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
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江南康之
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特任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
苟有以深嚮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

以靜存動祭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塗謫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累月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古故知文公之所以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飲食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卿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惜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賴漢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徵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脩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荅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忻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畱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

一以葛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幹公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頤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官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沂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沂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旣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叔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甫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厚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燄論出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由變隨之胡氏之所以得在於橫溪揚氏之所傳至於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為學之端實先生為之根柢不
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願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
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固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
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
彥方世保定儒家庭御史史館領臺均以至正固有守左
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號
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
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部十年至今人思之
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猝劉伯顏文雅通敏
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
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
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廬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
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
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
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
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
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
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若
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本之記陳義紀
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
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頤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
校之事爲已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

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輶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
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
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五丘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俟公府
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
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忻以部
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
諸忻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
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
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
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
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
堂虛室若有聞乎其竒聳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形思其
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兩露之沾濡慕焉之升降觀感而

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縉論家傳
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勵則有進有得而不自
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
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
年歲辛巳十有一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
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
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
稽在昔

世祖皇帝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旣寧兵偃弗
用禮樂刑政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
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撫以大

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已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民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魚花赤故永相阿里海牙之孫永相親事

出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

盡平南服被其澤旣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二聖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享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固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五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淮士燮理
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
陋弗處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
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村庄
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
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
者有祭道焉專掌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
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
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
民之生養而思據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
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
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
有餘年矣天子之命更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畱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屬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
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
乎豈將使吾民詣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
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
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
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
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爭異之滲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
矜勝之煩耗機奔之幽刻母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閼壓溺
蠱亂脂毒搏蠍蟲蟻使有以毀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
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之志也旣而具
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

一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二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官室以蔽其風雨爲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滯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焫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

出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廢洞疾痛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内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貞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者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

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永薄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一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膜梁桷而彩飾闌楣以石唐皇以斂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二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戊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

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爲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庇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一丈作開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
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
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官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
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
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
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
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
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
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求於千年也而至
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
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
先聖先師而醫文字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
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
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
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
養率依倣儒文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
或至醵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
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滲
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飲食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焫膏液之
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卒之
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李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李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李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李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朵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李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李之成十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佛留與其李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李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舌食矣今郡縣有司

事無大小必咨票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李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惠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不至若二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第35488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ド

9



